

只一個小小的誰的影，經過了公爵的別墅的牆根下。向鉢子裏一望，這中間抖著批了鱗片的金魚。

「畜生！可惡！」男孩子憤怒的這樣叫。這其間，山精到了公爵別墅的南邊的廊下了。

「螢君，真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了。」他小心著提在手裏的裝著魚鱗的袋，一面說，「你也許已經知道了罷，你的親愛的金魚也在對面的廊沿下，裝在鉢子裏了。」

然而螢因為非常之痛心，說不出一句話。只用兩腳按住胸膛，將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來遮了淒涼的臉。山精重複說：

「假如我使金魚自由了，送回池裏去，你怎樣報答我呢？」

火螢回答說，「我的生命，——這充滿了苦辛的夢的生命之外，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。為金魚謀自由，這生命倘也有什麼用，就請即刻拿去罷。」

「生命這些是不要的。」精靈這樣說。「但是將你那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美的翅子，給了我就是。」

「你，」螢的悲哀的眼裏，略有些非難之色了。「你要我的翅子麼？」

「是的。要你那美的，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。」山精沒有去看螢的臉。

「可以。請拿去！」螢的微細的聲音，臨末却聽不分明了。這瞬間，山精已經開了籠，取去了螢的美麗的翅子。

公爵的小姐正在這時候醒來了。

「的確有誰在廊下呢？」伊說著，慢慢的起來，向廊下望出去，在那里並沒有人，只一個異樣的影子走向圍牆對面的百姓家去了。小姐趕緊走出廊，來看，螢籠裏顯著沒有翅子的火螢。

「啊，太難了，將火螢弄成這模樣！」一面說，小姐哭起來了。

這晚上，只是這一點事。

※ ※

太陽快要下去了。被照著那離別的光，池塘是為熱情所燃燒似的晃耀。一切都寂靜。

只聽得小鳥的狡猾的饒舌和歸巢太遲了的蜜蜂的羽聲。睡蓮也受了親暱的太陽的接吻，靜靜的合了瓣。

蓮葉上面，坐著取去了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的螢。就在近旁歇著金魚，一半的身子出了水。

「我冷！我已經沒有活着的元氣了！」並不對誰，金魚獨自說。

「我淒涼！我的使命是在於飛的。沒有翅子，也不要生命了！」火螢這樣絮叨的說。

「但因為要救你，全給了自己的鱗，我却毫不以為可惜的。」

「因為要你得自由，賣了自己的翅子，在我是最滿足的事。」

兩個擁抱了，最後的話是這幾句。太陽下去了。照著這光，池塘像為熱情所燃燒似的晃耀。而且太陽下去了之後，金魚和螢的性命，也和那最後的光一同下去了。那性命，是溶在光中，上了無限的太空呀，還是溶入花香，成為輕飄而飛去了呢？這在我可是不知道了。

一切都寂靜。只有小鳥的渴睡似的叫聲，歸巢太遲了的蜜蜂的羽聲，睡蓮也已經睡了覺。

(未完)

通信

蔑視女子人格的言論

記者，

我現在有一件關於婦女問題的事，就是我們大埔新出版的旬刊，裏面載有一篇新聞「女教員與節婦失蹤」；和論評欄內的「到底是誰的罪過」。原來陳漢卿女士，從前受了舊禮教的遺毒

，去到何家卜門守節，哪知過門之後，不堪姑嫂

的壓迫，屢欲自殺，幸得伊底姊姊淑卿——那位女教員——勸免。現在新文化潮流激盪，婦女解放的聲浪很高，漢卿覺得伊所處的地位，不合現代潮流，又覺得自己知識淺陋，雖欲出外求學，而舊家庭的專制，非常厲害；加上門守節的女子，有如籠中之鳥，哪能讓伊自由呢？所以伊萬不得已，懇求伊底姊姊，送伊到南京求學。

到了南京，又因於經濟，欲尋一免費學校而不得，囊空如洗，進退兩難；幸蒙旅甯學生，捐題了數十元學費，得進女子專科師範。又蒙旅滬大埔同鄉，捐了百餘元，以備來年學費，現在正欲設法再募，以期造就人才，為社會謀幸福。

不圖竟有禮教先生們，稱伊為「跟人潛逃」！唉！他們向來以女子為囚犯，又何怪他們說出這些話呢！

我對於這件事，已有信與大埔旬刊，但是在上海方面，我們同鄉見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評論，漢卿個人的名譽損失固小，而影響於新文化前途實大呵！所以我特地來請你，把這件事，下一個有力的批評。那不但且是陳漢卿個人要感激你們，並且我們大埔的青年，都要感謝了！

始鴻 十年十月廿二晚于元芳路東黃坊楊漢俱樂部

大埔旬刊底紀事與論評，我都看過了。那條新聞不過說「淑卿托故請假，漢卿不知去向」；論評裏就敢輕下斷語，「漢卿跟人潛逃」；他們這樣膽大妄為，真可駭怪。在他們那種糊塗腦子裏，總以為女子是離了男子不能生活的，所以就妄測漢卿是「跟人潛逃」，又怪伊「不宣言改嫁，與人正式結婚」；還要說什麼「落花無主，因風飄零」；真不知女子也是有獨立的人格。現在，得你為伊表白，又先得了南京上海兩處熱心的大埔同鄉援助，我知伊決不因了無聊的批評而灰心了！

力子

為蘇曼殊先生辯白

記者，

前天我到泰東圖書局買了一本「悲慘世界」，回來一看，真不住地替曼殊先生呼冤。曼殊先生在甲寅雜誌上的著作，文詞何等整潔，結構何等精密，哪像這本「悲慘世界」的蕪雜和無結構。最可怪的，是該書第一回至第六回全抄法國黨俄 Victor Hugo 所著的 The Fall，難道高潔如曼殊，也幹「燒直」的生涯麼？法國黨俄著有小說集一本，名叫 Les Misérables，共計六篇：

- (1) The Fall, (2) Four to four, Death of a horse, Joyous end of job, (3) To entrust is sometimes to abandon (4) The Descent (5) The Champathien affair, (6) Counter-stroke

（我看的是英譯本）我素知曼殊先生的為人，可以斷定他決不拿他人的著作做自己的幌子，所以我不忍緘默，起來替他辯白。至於悲慘世界的結尾，但是餘的從何處抄來，或竟是自己做的，我還沒有考究出來，俟後再表。海內不少敬愛蘇曼殊先生的人，我很希望他們也速起來辨白一下！

竹林

隨感錄

●●●●●

可憐的小商家 房租漲得直厲害。雖然在報紙上也看見房客聯合會接踵而起，但是實際上的效果如何，實在不敢輕易推測。有許多可憐的小商家，深怕到底仍然失敗，不免為房主所逐，早已吞聲忍氣，甘就範圍。在自由競爭的社會裏，無論怎樣，總是有財力有權勢者占便宜；因為法律幾乎專為保護他們而設。唱高調的人一定要責備小商家不能團結團體，我們也不能不這樣說；但代他們細想一下，也實有不能冒此奇險的苦衷。有許多店舖，假使被逐，真將無以自存。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喚起羣衆團結團體的決心，一方面也要努力揭破自由競爭的罪惡。

力子